



從大選結果看澳洲政府動向

張和蘊



一、前言

澳洲已於今（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八日舉行大選，改選其聯邦議會衆院全部及參院半數議員。大選結果，現任總理傅雷澤（Malcolm Fraser）所領導的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盟，總算是有驚無險，而以「一種能生存的運作多數」（a viable working majority）^①，擊敗海敦（William Hayden）所領導的工黨，獲得再度蟬聯。

傅雷澤於當選後的演說中，對於選民的反應和他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作了概括的說明。他說：「非常明顯的事實，我們在過去五年期間所作的若干決定，未能使所有的人民都感到滿意，我們已聽到那信息，我也了解那信息。」他又指出：「我的目標，是和所有的澳洲人民作共同的努力（to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all Australians），以獲得更好的成績^②。」

傅雷澤政府的蟬聯，特別使澳洲外交和經濟上的重要夥伴國——美國與日本，感到歡欣；而共黨國家大多保持緘默。由於此次大選對於澳洲未來經濟的復甦及其政府的動向，具有重大影響，今就有關事項，試作研析。

二、提前大選的原因

澳洲上屆大選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舉行。依憲法規定，國會衆議員任期三年，本屆大選應於今年十二月間舉行。爲什麼提前二個月舉行呢？

註① "Australian voters play it safe," *Financial Times*, Oct. 20, 1980, p. 12.

註② Sydney, Oct. 18 (UPI), *China Post*, Oct. 19, 1980, p. 1.

(一)昆士蘭州執政黨的內鬨，影響聯邦執政黨的前途。按照規定，昆士蘭州(Queensland，以下簡稱昆州)的州選舉也將在今年年底以前舉行。昆州聯合執政的國家鄉村黨與自由黨於七月間即陷於分裂，由合作的局面而形成火拼的局面，這是聯合政府所禁忌之事。昆州自由黨的勢力較其夥伴國家鄉村黨的勢力為小，自由黨人希望他們的黨成為多數黨，因此宣佈他們將與國家鄉村黨競爭，並開始競選活動，請選民投自由黨的票，以爭取由國家鄉村黨部長們在州議會所擁有的議席。這種鬧騰的局面，使昆州反對黨工黨有佔優勢的機會^②。據當時各種民意測驗顯示，聯邦的工黨黨魁海敦個人的聲望正在增加，他是昆州人，他能從昆州政治不安的情況下獲得助力。

昆州自由黨人的計劃，遭到澳洲聯邦聯合政府領導人傅雷澤與安東尼的斥責。他們憂慮這件事可能對聯邦執政黨參加大選有不利的影響。因為，如果昆州的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合政府在州選舉中失敗，必將影響全國的情勢。於是傅雷澤與昆州總理彼得遜(Johannes Bjelke-Petersen)商談，然後決定聯邦大選日期排在昆州選舉之前，儘量使這兩個選舉隔得遠些，以減少執政黨的損失^③。

(二)失業問題日趨嚴重，影響政府的信譽。失業問題是傅雷澤政府的最大難題，也是最易遭受反對黨攻擊的弱點。傅雷澤於一九七五年大選時，他曾誇大其辭的說要挽救失業問題，但迄今仍未實現。

根據統計，澳洲失業業者於今年八月達卅三萬一千二百人，失業率為五·九%，比一九七五年前工黨惠特林政府時期的五·三%要高。自傅雷澤當政以來，澳洲的失業率有逐年增高的趨勢，況且今年十二月正值學年結束，各校畢業生如果找不到工作，失業業者還要增加。雖然傅雷澤想創造就業機會，但在兩三個月內，很難有所成就。如果屆時舉行大選，情勢對傅雷澤是很不利的。大選日期的選擇得宜，有助於當政者尋求連任的機會。因此，傅雷澤選擇一個有利於他自己的日期，提前舉行大選，儘可能除去令他困擾的若干因素。

三、競選過程與大選結果

(一)兩大政黨的競選主題

1. 自由黨的競選主題：

註② Anne Summers, "Election order out of chao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 8, 1980, p. 19.
註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5, 1980, p. 8.

(1) 經濟的管理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自由黨強調其政府的經濟成就，並宣稱，政府對於經濟的管理，是一負責任的經濟管理」(responsible economic management)。它主張繼續控制政府的開支，而反對像工黨那樣「要追加經費的過多計劃」。

(2) 國家安全問題。它強調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並指出，在國家安全方面，只有其政府才能引導澳洲安全通過一個日益緊張及困難的世界。

(3) 資源的開發。它強調一九八〇年代是天然資源開發的關鍵時期。它同時表示，一個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合政府，能促使經濟繁榮，並能引進投資。

2. 工黨的競選主題：

(1) 改善家庭生活水準。工黨的口號是「提高水準」(Raising the Standard)。它譴責傅雷澤政府對於經濟的管理不善，使得家庭生活過去五年已遭受侵蝕。它保證，如其當政，將增加更多的福利開支，大致包括：對兒童和孕婦的免費醫療，藉家計調查以增加家庭津貼等。它並主張減稅，及縮短工時等。

(2) 失業問題。它指責傅雷澤政府政策的不當，引起失業人數的增加；它表示，如其獲勝，第一年將創造十萬人就業機會。

(3) 油價問題。它抨擊傅雷澤的油價政策，不該使國產石油價格隨同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它主張，將國產油價暫時凍結。

(二) 選情與大選結果

選戰初啓時，海敦頗能看清游離未定之選民的傾向，並能吸引年輕人及中產階段。他就集中心力於選民最關切的生活水準問題，使得他的聲望一時大增。情勢對傅雷澤很不利。根據三大民意測驗機構調查結果顯示，當時工黨節節領先，使執政黨爲之震驚。

由於上述情勢，人們認爲工黨將可獲勝，以致引起雪梨和墨爾本證券市場的波動，股價持續下跌，特別遭受打擊的是鈾、煤、鐵和石油的股票。因爲工黨曾宣稱，它要控制外國投資者的「股本」(equity)，對採礦公司課徵一種「超額利得稅」(an excess profits tax)^⑨。

其後，執政黨的競選策略專注於經濟問題，予工黨以強烈的還擊。傅雷澤指稱，一個工黨政府的再現，就意味着奢侈浪費的再現，那將使這個國家瀕於險境。在大選的前一週，民意測驗結果顯示，執政黨的得票率略見回升。這時它才算穩住陣腳，全力

註⑨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 9, 1980, p.22.

作背水一戰。

此次澳洲大選，令人感到最有趣的事，莫過於大選結果，使所有的民意測驗受愚。在大選之前，澳洲民意測驗顯示工黨將會勝利，甚至可以獲得廿餘席的多數；隨着投票日的臨近，雙方差距縮短，但是民意測驗仍然顯示工黨將會險勝；而投票結果，獲得勝利的却是執政黨。

其實，這並不完全是民意測驗的錯誤。工黨大約吸引了六一七%的游離票，但這些轉投工黨的票極不規律 (extremely erratic)。這些票多半投在工黨已控制的選區，派不上用場；或投在執政黨「穩操勝算的選區」(safe seats)，也發生不了作用；而未投在重要的「邊際選區」(marginal seats)。假如上述轉投工黨的投票率遍及全國各選區的話，足使工黨獲勝而有餘^⑥。因此，工黨新增議席中的一部分是來自小黨，而非來自執政黨。

四、大選結果之分析

(一) 執政黨多數席之銳減

澳洲國會參眾兩院之議員，皆經普選產生。眾議員，依「優先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 system)產生，任期三年。每屆眾院設席總數可能因選區的重劃而略有變更，上屆為一百廿四席，本屆則為一百廿五席。參議員，依「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產生，任期六年。參院議席總數為六十四席，此次大選改選其中的三十四席。

傅雷澤所領導的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盟自一九七五年當政以來，經歷了三次大選，三戰三捷，但在本屆眾院中的多數席，已由前兩屆創紀錄的多數而銳減，並在參院中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優勢。茲列舉兩表^⑦，以分析其結果與原因。

表一

黨別	年份		
	一九七五	一九七七	一九八〇
自由黨	一二七	一二四	一二五
國家鄉村黨	六八	六七	五四
工黨	二二三	一九	二〇
工黨	三六	三八	五一

^⑥ Douglas Aiton, "Fraser win confounds the opinion polls in Australian election," *The Times*, Oct. 20, 1980, p.1.
^⑦ 表中所列一九八〇年各黨議席數字係綜合各方報導推算得出。

表二

黨別	參院席位		
	一九七五	一九七七	一九八〇
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盟	六四	六四	六四
工黨	二七	二七	二七
民主黨	—	—	五
獨立派	二	一	一

由以上國會席位分配表顯示：此次大選，在一百廿五席的衆院中，自由黨佔五十四席，國家鄉村黨佔廿席，工黨佔五十一席。因此，我們得知，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盟僅獲得廿三席之多數，與上屆四十八席之多數，實在不能相比；而工黨今佔五十一席，比上屆的三十八席，却增加了十五席。

在六十四席的參院中，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盟佔三十一席，工黨佔廿七席，民主黨佔五席，獨立派佔一席。因此，執政黨未過半數，比上屆的三十五席，減少了四席，失去了對參院的控制；工黨議席沒有增減；而民主黨却顯著地由一席增至五席，掌握了參院的關鍵票。

執政黨的多數席為何大幅度減低呢？作者認為，至少有下列兩個原因：

(1) 傅雷澤的聲望下降。傅雷澤於五年前從惠特林政府接下經濟的爛攤子，人民希望他能施展鐵腕迅速解決經濟的難題。其後傅氏雖曾採取管制金融與削減公共開支等措施，但因受國內外因素之影響，經濟迄今未復甦，以致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仍高。由於人民對傅氏期望過殷，難免失望也大。

(2) 工黨的勢力漸增。工黨於一九七七年大選失敗之後，黨魁惠特林宣佈辭職，工黨進行改組，海敦當選為黨魁。海敦屬工黨的穩健派，由於他平易近人的作風，三年以來，已使工黨低落的士氣，逐漸恢復，而增加其勢力。

(二) 傅雷澤政府蟬聯的主因

傅雷澤的聲望逐漸下降，尤以近兩年來最為明顯；但據雪梨「先鋒晨報」今年四月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傅氏的聲望曾一度回升，其原因：一是他強烈地反對蘇俄侵略阿富汗，二是澳洲經濟有好轉的趨勢。這證明人民對傅氏雖然感到失望，但仍寄予希望。作者認為，此次大選，傅雷澤政府雖在勢力增強的工黨威脅之下，仍能繼續連任，有下列四個主因：

(1) 澳洲選民的傾向。二次大戰以後期間，澳洲選民多少有一種保守主義的傾向。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合政府過去曾長期執政，有其成功的紀錄可尋；儘管它有很多的變遷與盛衰，但人民對它仍有所盼望和付託，因而使它繼續執政。

根據近期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的分析說：那些對這次澳洲大選結果「感到驚奇的」人，應該接受經驗的勸告。澳洲基本上是個保守主義的國家，從來不投工黨的選民所佔的比率相當高。假如讓這些保守的選民，轉投「一個過份對工會認同及其若干高級黨員與極端主義聯合的政黨」，是個很不正常的現象^⑥。

(2) 執政黨競選策略運用得宜。執政黨強調，它已在工黨惠特林政府之後帶給澳洲經濟和政治的安定，假如工黨再當政的話，將使通貨膨脹率高達二〇%。按傅雷澤政府曾採取很多措施以控制通貨膨脹，使其從惠特林政府末期的一六·九%，降低到此次大選前的一〇·一七%。人民雖然對目前失業率的增加表示怨恨，但對未來通貨膨脹率的可能增高也非常懼怕。

據倫敦「金融時報」的一篇專論中指出：相當多的澳洲人民懼怕，如果工黨當選，可能使這個國家回到惠特林政府末期的那種經濟危機和政治混亂 (the sort of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tumult)^⑦。

執政黨的決策機關了解這些澳洲人民的心態，它利用惠特林政府時期的黯淡形象，以攻擊現在工黨黨魁過多的福利計劃。因此，工黨很難說服選民，它對經濟問題能比傅雷澤政府處理得更好。

(3) 工黨未獲「小資本案」的支持。工黨雖吸引了很多中產階級及年輕選民，但未獲得比較富裕選民的心。工黨在競選策略中，沒有清楚地說明擁有廿萬澳元以下財產的人民可以免除「財產稅」(a wealth tax)，而使得這些人民擔心，如果工黨當政，將向他們課徵財產稅。因此，他們大半都未投工黨的票。

據澳洲評論家亞倫·雷德 (Alan Reid) 的分析：在近年的若干選舉中，大都市的小市民選區的票幾乎都為工黨所得，但工黨忽略了很多擁有土地或房屋的「小資本案」(little capitalists)；它未向他們說明要照顧他們的利益，而失掉了他們的支持。何況，工黨在鄉村人民中的聲望已逐漸下跌，也是該黨的一個長期難題^⑧。

以新南威爾斯州 (New South Wales) 為例，該州是由工黨當政的一州，這州 (特別是雪梨) 的富戶為數不少，他們在此次大選中都談論工黨要課徵財產稅之事，使他們有所顧忌。大選結果，這州支持工黨的選民比預期的要少，這正是雷德上述分析的最好證明。

申言之，雖然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合政府對「小資本案」的幫助很少，但它沒有做很多不利於他們的事；但是工黨，特別

註⑥ The Economist, Oct. 25, 1980, p. 68.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Alan Reid, "Labor failed to win over 'little capitalists'." The Bulletin, Nov. 4, 1980, p. 34.

是它的左翼，却使他們恐懼。

再者，工黨人士的競選策略非常混淆，他們希望為社會的貧苦民衆做點事，但他們不把這事看作一個各別的問題，而把它看作整個社會的大問題。

(4) 傅雷澤的行為表現。傅雷澤政府能够蟬聯，除了以上因素之外，還有傅雷澤個人的因素，那就是他的行為表現。有些人批評傅氏是個冷漠、傲慢的人，甚至於是個專橫的人；也有人說他是個嚴肅的人；但很多評論家都承認，傅雷澤即便是不受歡迎，也有他可敬之處。茲列舉兩點加以論證：

1. 傅雷澤重視優秀人才的培養。傅氏強調，對那些有工作意願的人來說，澳洲是個「自由和機會的樂土」。他的中心哲學思想是工作道德、自求進步與自助人助，也就是激勵人們上進。所以，他說：「生活的意義並不是安逸。」(Life wasn't meant to be easy) 也就是勸人自強不息的意思。

傅氏已為澳洲的優秀份子擴展科學、文藝和體育等方面的領域。他的政府答應提供醫學研究與運動設備，並改建國立戲劇藝術研究所等^⑩，以達到為國育才的目的。

2. 傅雷澤努力提高澳洲的國際地位。傅氏在外交政策上力求表現，以提高澳洲的國際地位。舉其要者，例如，他在對抗蘇俄侵略阿富汗一事上所表現的態度，使他在海外的聲望大為提高；他在調停辛巴勃威問題和平解決時所擔任的角色，相當成功；他建議並促成了國協亞太區域國家高峯會議等都是^⑪。

若干人批評傅氏不應該談論美蘇關係，因為澳洲不是一個強國；但傅氏拒絕這種批評。他認為，有些國家領袖所領導的國家都比澳洲為小，但他們在世界政治舞臺上說話都比澳洲總理有力；如果澳洲總理談論有關世界和平的一些大問題，他就必須了解「這問題」(意指美蘇關係)。

傅氏不算是一位國際政治家，但他過去數年對國際事務積極的參與，提高了澳洲的國際地位，總算使他的工夫沒有白費。

五、傅雷澤政府新貌及政局展望

(一) 第三任傅雷澤政府的陣容

十一月三日，傅雷澤所領導的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合政府第三任政府成立，其成員在總督柯溫爵士(Sir Zelman Cowen

註⑩ *The Guardian*, Oct. 2, 1980, p. 7.

註⑪ John Edwards, "Fraser's statesmanship bid," *The Bulletin*, Sept. 30, 1980, pp. 23-24.

）監督之下宣誓就職。

新政府由廿六個部組成，比上屆減少了一個部^②。其成員以地位區分，包括核心內閣 (Inner Cabinet) 十四人，其他部長十二人；以黨派區分，自由黨佔廿人，國家鄉村黨佔六人。新政府引進五位新人，同時辭却了六位部長。其重要部長，除前外交部長皮考克 (Andrew Peacock) 與前工業關係部長史垂特 (Tony Street) 互調職位外，如副總理安東尼 (Douglas Anthony)，工商部長林契 (Phillip Lynch)，財政部長霍華德 (John Howard)，國防部長基倫 (James Killen) 等大多留任。茲將新政府成員名單依其地位順序排列如下：

總理——傅雷澤；副總理兼貿易暨資源部長——安東尼；工商部長——林契；交通部長兼眾議院領袖——辛克萊；國家發展暨能源部長兼參議院領袖——卡瑞克 (參議員)；外交部長——史垂特；基本工業部長——尼克遜；財政部長——霍華德；工業關係部長——皮考克；國防部長——基倫；金融部長——季爾福 (參議員，女)；就業暨青年事務部長——維尼爾；司法部長——杜雷克 (參議員)；社會安全部長——展尼 (參議員)。(以上十四名為核心內閣閣員)。內政暨環境部長——艾利克德；運輸部長——亨特；衛生部長——麥克凱萊；教育部長——傅艾夫；移民暨種族事務部長——麥克菲；科學暨技術部長——湯普遜；行政供應部長——紐曼；商品暨消費者事務部長——摩爾；京畿事務部長——郝紀曼；復員事務部長——麥森尼爾；土著事務部長——包姆；房屋暨建築部長——麥克維^③。

在此次政府改組中，皮考克的調換職位，成為政治觀察家所注意的焦點。皮考克，現年四十一歲，擔任外交部長有五年之久，他的能力及聲望已逐漸增加。若干政治觀察家認為，皮考克可能成為自由黨將來的領導人。

皮考克願意被調換職位，其來有自：傅雷澤在外交政策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減少了外交部長的影響力。因此，皮考克不願附驥，他希望轉任一個有關內政事務的部長，在國內培養聲望，以增加他將來上陞的機會^④。但皮氏今後將面臨三項難題：(1) 處理勞資關係，是困難而需要技巧的，皮氏剛上任，就要處理目前的浪潮，他能否應付裕如，還是問題；(2) 他在新國會中，將遇到反對黨工黨工業發言人霍克的挑戰。霍克能言善道，長於辯論，皮氏是否是他的對手，尚難斷定；(3) 自由黨具備未來領袖條件的人物頗多：例如，副黨魁林契，財政部長霍華德等，實力都不弱。至於傅雷澤何時交棒，何人接棒，將來還有一番激烈的競爭。史垂特，現年五十四歲，曾任工業關係部長五年，是傅雷澤的親信。傅史兩人在觀念上比較容易溝通，行動上也比較配合，是史垂特被調任外交部長的主因。

註^② 上屆傅雷澤剛成立時原為廿八個部，稍後調整為廿七個部。

註^③ *The Times*, Nov. 3, 1980, p. 5.

註^④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7, 1980, p. 23.

(二) 今後政局的可能發展

對於執政黨和反對黨來說，此次大選都是一個衝擊，都可能產生若干有利的或不利的影響，而直接間接地影響澳洲政局的發展：

1. 傅雷澤政府於此次大選所獲得的多數席，雖然比前兩次大選所獲得的大為削減，但仍擁有相當的多數。如果它能徹底檢討，策勵將來，使其今後的行政獲得人民的擁護，其前途仍大有可為，否則，可能又要提前大選，而增加工黨奪權的機會。

2. 執政黨失去對參院的控制，可能對它不利。因澳洲聯邦憲法兼採責任政府與聯邦主義的精神，其參院雖無美國參院那麼大的權力，但它却掌握那些英國上院久已失去的權力。例如，憲法規定：參院不但創始及修正財政法案，而且有拒絕和延擱該項法案之權。自由黨與國家鄉村黨聯盟於一九七五年在參院就是以其多數黨的地位運用上述權力，而促使惠特林被黜。

問題是，擁有關鍵票的民主黨會不會與工黨聯合逼迫傅雷澤政府倒臺。據民主黨黨魁傑普 (Donald Chipp) 稱：他將運用他的權力使參院認真的覆查議案，並使各大黨遵守它們的競選諾言，但他已答應他不阻撓政府的財政法案^⑥。作者認為，儘管有此承諾，執政黨今後在施政上必須有好的表現，並與民主黨建立適當的關係，才能消除其憂慮。

至於工黨方面，它能否趁目前漸起的聲勢，努力進取，以備下次大選時東山再起，這還要看下列情勢而定：

1. 海敦的聲望雖然漸增，但他目前還不是一位强有力的領袖。以此次大選為例，來說明這個事實。海敦覺得，他如果沒有別人的扶持，他的性格就不够吸引選民，於是他就請黨內兩位強人，豪克 (Robert Hawke) 和雷恩 (Neville Wran)^⑦，為他助選；以致被人戲稱「三頭馬車」，認為海敦不能統一領導。這說明不僅工黨的智囊團缺乏自信，連海敦本人也缺乏「必勝必成」的信心。因此，海敦還必須培養他的領導能力和信心，以鞏固他的領導地位。

2. 工黨內部今後能否和諧團結，關乎它的前途。工黨內部素有不和的傳統，經常為其政綱應實行的方式及程度而爭議不休，甚至引起嚴重的分裂。遠的暫且不論，僅以近事一則來說明。例如，工黨全國會議於去(一九七九)年在阿德雷得 (Adelaide) 舉行時，海敦與豪克曾一度為政綱起爭執。假如工黨內部的不和今後再發生的話，將使它陷於分崩離析，而影響它再起執政的機會。

六、澳洲新政府的主要動向

澳洲是大洋洲的主要國家，在國際權力政治上，雖無決定性的影響力，但它處於亞太地區的邊陲，地位重要，天然資源及農

註⑥ "Fraser fails to control Senat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14, 1980, p. 30.

註⑦ 豪克為前任澳洲職工總會主席；雷恩現任新南威爾斯州總理，及工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產品豐富，故其動向當爲世界許多國家所注意，尤爲自由國家所關切。

傅雷澤政府的第一要務，仍是處理澳洲的經濟問題，特別是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問題。傅雷澤當選之後，立即要求其幕僚草擬一份爲失業青年提供就業機會的新計劃；他決心要使通貨膨脹率繼續降低，還要進行反通貨膨脹政策。

依作者觀察，傅雷澤政府今後處理經濟問題，基本上仍將採取「節流」與「開源」的措施。所謂節流，就是控制貨幣量與減少政府開支；所謂「開源」，就是吸引外國投資。其具體的作法約如下述：

(一) 傅雷澤政府計劃，在本會計年度於明年六月結束以前，使貨幣供應量減少九—一一%，較去年所減少的比率（一三%）略低。傅雷澤相信，這樣的減少貨幣供量，不致危及私營企業的復甦，並有足够的融資，以達到所評估的二〇%的成長率。

(二) 傅雷澤政府爲符合人民的要求，將減少其公共開支，俾便減少個人所得稅，並由減稅以增加人民的購買力，而促進市場的活潑與繁榮；但對工資將僅予適度的增加，以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傅雷澤強調，他的政府一直避免任何「急遽」的變更，而是按部就班地促使經濟強化。

(三) 傅雷澤政府將肆應來自工黨所鼓動的「經濟的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之情緒，並儘量吸引外國投資，開發資源。現在外國投資者都希望有「優惠賦稅」(the favourable tax)的條件之下，達成投資的意願。傅雷澤認爲，就維持外國投資的有利環境來說，健全的經濟管理，加上社會的與政治的責任感，是非常重要的。

儘管傅雷澤政府對其經濟前途表示樂觀，但若干經濟學者則持保留的態度，經濟學家杜諾萬博士(Dr. John Donovan)就是其中之一。杜氏認爲：經濟成長的遲緩，政府開支和工資的控制，可能產生社會問題，而導致政治的緊張與勞資關係的對立^②。作者認爲問題的關鍵，在於傅雷澤如何運用其「節流」與「開源」的作法，以促使經濟的成長與繁榮。這將是他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再者，傅雷澤的外交政策，似仍以「傅雷澤主義」(Fraser Doctrine)^③爲指導方針，但其防禦政策的對外承諾却有顯著的增強：

(一) 傅雷澤政府重視與美國的盟誼，故其外交政策和防禦政策，是以美國盟誼爲重心；澳美關係，不致因美國總統易人而有所改變。傅雷澤政府已提供科本杉海軍基地(Cockburn Sound navy base)，作爲美國印度洋海軍航艦的基地^④，並提供澳洲的

註② Douglas Aiton, "Not so rosy for the Australians," *The Times*, Oct. 9, 1980, p. 19.

註③ J. L. S. Girling, "Austral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Global Balance: A Critique of the 'Fraser Doctrine'," *Australian Outlook*, Vol. 31, No. 1, pp. 3-15, Apr. 1977.

註④ Frederic A. Moritz, "Australia, Neighbors to shore up defense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 1980, p. 5.

空軍基地，作爲美國B 52轟炸機在印度洋上訓練和偵察飛行之用。傅雷澤表示，這項決定是基於美澳紐安全公約。澳洲是美國的軍事盟國，澳洲有義務協助美國防禦自由世界。傅氏認爲，就防禦和外交政策來說，工黨是不堪信任的。

引申言之，這個問題一直是工黨的難題。海敦本人雖是美國盟誼的支持者，但工黨的左翼派系希望終止這個聯盟，關閉美國基地，並宣佈澳洲是個中立國家。這樣講來，傅雷澤政府的繼續執政及其上項措施，應是美國政府所歡迎和激賞的。

(二)當澳洲加強它和美國軍事合作的時候，它也恢復了它對東南亞的防衛承諾。它的目標，是使停頓十年之久的「五國防禦協定」(Five Power Defense Agreement, FPDA，其成員包括英、澳、紐、新、馬五國)復活，並定期在東南亞從事陸海空軍事演習^②。

五國聯防，是於一九七一年英國前保守黨首相奚斯任內建立的，但其後英國前工黨首相威爾森於一九七五年三月將英國駐新加坡的象徵部隊撤完後，僅有澳紐兩國的零星部隊駐留，因此五國聯防已逐漸式微。至於五國聯防的復活，能否發生區域嚇阻作用，目前不得而知；但至少有其一定的精神意義和價值。

上述各種承諾，是傅雷澤政府對蘇俄侵入阿富汗與越南侵入柬埔寨等事件所作的反應。論者認爲，他對中共的幻想亦應及早幻滅，否則，「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豈是智者所爲？因此爲澳洲本身的利益與亞太地區的前途計，傅雷澤政府除增加美澳關係外，也要與本區域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的自由國家切實合作，協力抵抗國際共黨的侵略與顛覆。共患消除，始爲自由世界之福。

最後，讓我們檢討一下中華民國與澳洲的關係。中澳邦交於一九七二年以前本來非常敦睦，已故自由黨政府總理荷爾特(Harold E. Holt)曾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專程來我國訪問，卽爲一例；但自工黨的惠特林政府與中共「建交」後，使一向友好的中澳邦交爲之中止。其後雖然自由黨的傅雷澤重新執政，但對中澳實質關係並未作顯著的改善。

今年三月廿日「澳洲新聞」的一則報導，似已爲中澳實質關係帶來了一道曙光，這則報導大意是說，澳洲政府贊成與中華民國逐漸改善關係，並已同意在臺北設置一個非官方的貿易辦事處^③。

爲了改善中澳關係，我們樂觀其成，並期望藉此促進相互了解，加強實質關係，進而恢復邦交，一同爲世界和平而努力。

註^② Ibid.

註^③ [中央日報]，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第三版。